

● 不朽的情侣系列

MARILYN MONROE
ARTHUR MILLER

玛丽莲·梦露 与 阿瑟·米勒

——一个真实的记录

[德] 克丽斯塔·麦克尔著
孙浩鹏 译

45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不朽的情侣系列



玛丽莲·梦露 与 阿瑟·米勒

——一个真实的记录

[德] 克里斯塔·麦克尔著

孙浩鹏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玛丽莲·梦露与阿瑟·米勒/[德]麦克尔著;孙浩鹏译. -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3

ISBN 7-5313-2227-7

I. 玛… II. ①麦… ②孙… III. 传记文学-德国-现代
IV. I51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5307 号

Marilyn Monroe und Arthur Miller

Copyright © 1997 by Christa Maerker

Chinese copyright © 2000 Chun Feng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Copyright licensed by Rowohlt·Berlin Verlag GmbH, Berlin

ALL RIGHTS RESERVED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44 千字 印张:5 $\frac{1}{2}$ 插页:2

印数:1—8,000 册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陈马林

责任校对:赵威重

封面设计:王复冈

版式设计:马寄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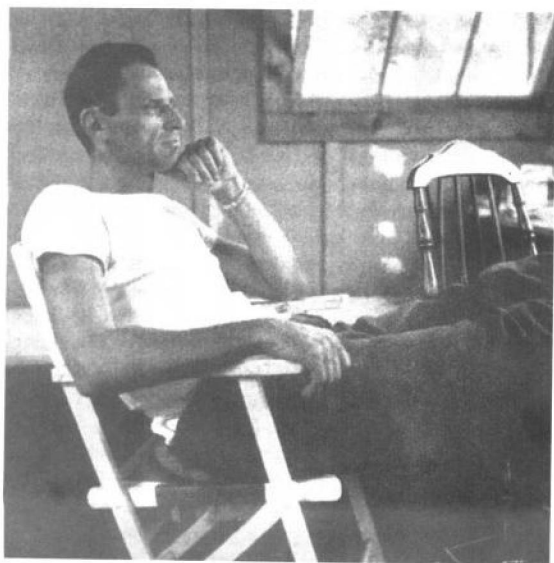
ISBN 7-5313-2227-7/I·1940

定价:11.00 元



玛丽莲与阿瑟重逢。这一次他没有拒绝她，也没有拿亚伯拉罕·林肯来搪塞。他们及时享乐，无奈情如逝水，佳期难再，此后这样欢畅淋漓的时刻再也没有了。

“我跳入了汹涌的激流，没有立脚点，什么也抓不到。”这是阿瑟·米勒最喜爱的玛丽莲的照片。



阿瑟·米勒在他的写作间里，40年代末他在这里写了《推销员之死》。



1954年玛丽莲在雷克欣顿大街地铁通风口处为《艰难的第七年》而拍摄的一个镜头。梦露这个最著名的镜头在公众中引起轰动，但却引起了她丈夫乔·迪马乔的强烈的妒意，他大发雷霆。

1954年1月14日诺玛·简·莫滕森·多尔蒂与退役棒球运动员又有民族英雄称号的乔·迪马乔结婚。他的成就已成为过去，她正陶醉于成功之中。1954年10月他们“因为在她继续追求她的锦绣前程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不可弥合的矛盾”而彼此分手。



死前不久的玛丽莲，她的死是由每天夜里服用过量的内姆巴妥和其他安眠药片，属于慢性自杀而造成的。

目 录

- “希望，希望，希望” /1
一场爱情的开始
1951—1956
- “荣誉激素” /47
青年剧作家的生活和创作
1915—1951
- “在上帝和众生面前袒露自身” /77
诺玛·简的梦和玛丽莲的梦
1926—1951
- “此刻就是永恒” /129
一场婚姻的失败
1956—1962

“希望，希望，希望”

一场爱情的开始

1951—1956

这故事一点也不浪漫。在参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的一次听证会上，经过冗长的令人气愤的审问之后，剧作家要求发还他的护照：“我要和即将成为我妻子的女人团聚。”法院大厅里的记者们忘记了他们对麦卡锡主义的疯狂迫害的兴趣，转而兴奋地问起婚礼将在何时何地举行。

她坐在纽约一台电视机前，听到他说：“7月13日我将与玛丽莲·梦露结婚。”现在全美国都知道阿瑟·米勒想要干什么，他未来的妻子也颇为惊喜，但她的反应却有些嘲讽的味道：“他用这种方式把他的计划通知我，这真是荒唐的美意。”对于全世界来说，这也是一桩奇妙的结合：一位饱学之士要娶一个绣花枕头，一颗心灵要和一具躯壳缔结姻缘，这位笔力遒劲、创作过轰动百老汇的作品的剧作家，这位在政治上采取社会批判态度的小说家、左倾知识分子和伦理学家，要实现五千万男人一致的梦想：娶那位性感的化身，又常常被称为女神的人为妻，以此向战后萧条时期和五十年代慢慢恢复起

来的美国式的清教徒精神挑战。阿瑟·米勒将与从前名叫诺玛·简·莫滕森的玛丽莲·梦露成婚，新闻媒体对这件事大肆炒作，以满足猎奇心极强的公众。

起初这很难令人相信。两个不能并立的世界相遇了。一个乌托邦变成了现实，所有人都亦喜亦忧。那些惯于无中生有的街头小报极力赞美这一对明星的幸福结合。但一开始它们就窥见了一幅不同寻常的图景：一头长着双重脊椎的动物，它从如此这般的共生状态中平淡无奇地发育起来，却只有一个头，只有一个躯体。它的头是共用的，她的身躯也是共用的。有限的想象力构想不出另外的象征。出版物一而再，再而三地描绘这幅图像，特别是在意欲强调那金发碧眼的美女的愚蠢和头脑简单的时候。这也就是她的好莱坞生涯所造成并令人深信不疑的形象——在她的影片和现实生活中都是这样，这一形象甚至达到了扭曲，妨害并最终毁坏了她的真实本质的地步。那颗头脑则是另一种情况。阿瑟·米勒至迟从他写出获得巨大成功的剧本《推销员之死》时起就成了与丹尼斯·威廉姆斯（Tennessee Williams）和欧根·奥尼尔（Eugene O' Neill）齐名的最吸引人、最受欢迎的美国剧作家，他的剧本技巧高超，有时甚至使观众以激动人心的沉默来表示敬意，他们觉得对于这样伟大的人物，掌声和喝彩太俗气了。

这两个人的相遇在所有人看来都像是天体的碰撞。第一次见面是短暂的。戏剧和电影导演艾利亚·卡赞（Elia Kazan，他执导过《渴望终点站》、《万岁，扎巴

塔》、《打在脖子上的拳头》、《彼岸》等)携同分镜头剧本作者阿瑟·米勒,带着电影剧本《圈套》的大纲来到好莱坞,目的是把它交给哥伦比亚影业公司的老板哈利·柯恩。经过多次商谈,剧本被拒绝了,因为米勒的剧本没有从工会和纽约码头工人的斗争中创造出共产党和工人之间的对立。这样无事可干的日子里,卡赞就带领年轻的剧作家走进一间摄影棚。当时正在拍摄《豆蔻年华》,这是根据帕迪·恰耶夫斯基(Paddy Chayvsky)与芒蒂·伍莱(Monty Woolley)、让·彼得尔斯(Jean Peters)、台尔玛·里特尔以及大卫·维纳的故事改编的。导演是哈蒙·琼斯(Harmon Jones),他以前曾当过卡赞影片的剪辑员。在这部影片中一个美貌的傻姑娘^①扮演第11个小角色,她就是玛丽莲·梦露。那时她自如的表演早已预示出她的天才,虽然无论在摄影棚里还是在观众中她还默默无闻。这一次由于一个65岁的雇员缺阵而替补扮演一个女秘书。力荐她出任替补演员的艾伦·斯耐德(Allen Snyder)记得她那无法解脱的恐惧,由于她事业上的雄心、抱负和渴望与她的实际状况之间的巨大反差造成的——她极为缺乏自信:“她在众人面前有一种不可克服的恐惧感,观众却认为她过于性感。”

艾利亚·卡赞了解到,玛丽莲对她的庇护者约翰尼·海德(Johnny Hyde)的死深感悲哀。约翰尼作为威廉·

^① 一个美貌的傻姑娘为剧中人物,是玛丽莲扮演的角色,而不是玛丽莲本人。——译者注

莫里斯代理机构的副经理是好莱坞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自从约翰尼死后，她不再同任何人外出散步，因此我想我应该去看望这个女孩一次。”他坐在她身旁，说他跟约翰尼·海德很熟，而对自己作为“诱奸者的真正技巧”却只字不提。玛丽莲被自己误认为是同情心的东西打动了。一桩桃色事件开始了，结果可想而知。卡赞是个已婚的人，他想保持这种状况。“玛丽莲根本不能成为一个贤妻良母，这谁都看得出来。”

后来他把她介绍给另一个男人：阿瑟·米勒。在好莱坞感到新鲜又眼花缭乱的米勒正是在这时认识到自己的某些困窘：“作为一个35岁的男人除了工作以外我似乎没有别的事情可干；就像桑顿·威尔德（Thornton Wilder）在《媒婆》一片中所描写的那样，我有多次艳遇，但却缺乏经验。我问自己，人何时才能停止工作，何时才能开始生活？”后来他想到：“我生活中有些不对头的地方。也许我结婚太早了。”

好莱坞是财富和美艳以及大批追逐财富和美艳的人的大本营，尽管许多追逐者到头来既不富也不美。好莱坞——这个荣誉和失败的是非之地，与其说与地理位置有关，还不如说与某种形势有关，好莱坞是在与自己本身以及镜中花水中月打交道。从前对自己家中的四壁、写字台、打字机和白纸习以为常的剧作家米勒，在这里似乎变成了一个对一切都惊奇不已的少年，那些从电影海报、《纽约时报》或从节目单上认识的名字都让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与卡赞一起或单独去参加演播厅里的

聚会，参加午餐会或晚会。“这些晚会上那些难以言传而又众所周知的主题似乎都离不开性和受聘解聘之类。”因为他来自一个风平浪静、波澜不生和保守闭塞的世界，他就能作为一个清醒的旁观者：“我以前从不知道性被当做成功的一种附加的代价。在这里性是强者的权利，他们可以把中意的女人拖到床上。全世界所有地方的男人都使用这种权力，从达里尔·扎努克（Darryl Zanuck）到其他大权在握的人物无不如此。在这里人们把这种权力滥用到厌倦的程度。但它仍是一桩撩人心弦的事情。”就在这种心境之下，他遇上了玛丽莲·梦露。

他初次见到她时，她身穿一件袒胸露背的黑色新潮衣服穿过一间屋子，一个带胡子的年长男人的目光紧紧地盯着她，这是她在拍《豆蔻年华》里的一场戏。米勒正巧被她的朋友卡赞带进摄影棚。“对于我来说，制作电影还是一种陌生的引人遐想的事业，充满神秘之感。”他看到，摄影机如何对准玛丽莲的臀部，对准她摇摆的步态和飘逸的举止，他觉得这几乎有点可笑。“这确实是她天生的步态。她的脚印在海滩上留下了一条直线，她的脚后根恰好就踩在前一步的脚尖之前，这就使她的骨盆摆来摆去。”米勒自己也在竭力捉摸在那摇摆的姿态中是什么打动了他。他们互相自我介绍：“在我们互相向对方伸出手时，她身躯的仪态像通电一样打动了我。”因为很久以前他的朋友卡赞就是把玛丽莲和她的仪态举止告诉了他，而他所看到的正像他想象的那样，所以阿瑟·米勒并不感到怎样吃惊。在自传《时代的转

折》中，他压根儿没有提到他和卡赞有同样的兴趣。

那本自传中也没有提到后来卡赞所说的事情：是卡赞把玛丽莲·梦露和阿瑟·米勒撮合到一起的。卡赞与玛丽莲经常在查理斯·费尔德曼家里会面。这位费尔德曼曾为普利策奖金获得者米勒举办了一次晚会，卡赞答应玛丽莲带她一同去参加晚会。这时出现了一个偶然情况——卡赞当时要去看望一位女演员，这位女演员是达里尔·扎努克找来演一个角色的，他请卡赞细心照料她。卡赞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由米勒代替他陪伴玛丽莲。米勒坚持要亲自去接玛丽莲。卡赞后来才知道：“未来的丈夫给玛丽莲留下深刻印象的第一件事是，他不让她乘坐一辆出租汽车去参加晚会。这确实是这位魅力无穷的姑娘一生中所能期望的不常有的好意……”

卡赞因为有事缠身，很晚才在晚会上露面。“当我到达的时候，我能够看出，他们两人相见恨晚，我还能看出他们的眼睛里射出爱欲的光辉。”如果在他的影片中像这样不需要对话只通过画面就把感情表达出来，那是何等的幸运之事。能使有经验的影片制作者如此动心，那一定是玛丽莲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无论如何阿瑟·米勒已经暗自得意了：“在这间挤满为显得优雅庄重而费心打扮的女演员和重要人物的妻子们的房间里，玛丽莲·梦露看上去几乎是在故意挑衅，就像乌鸦群中的一只彩凤——这仅仅是因为她穿了一件新潮的紧身衣，它既像是暗示，又像是在公然宣布她的玉体就在这里，是这间屋子里最美的一个。”不仅他一

个人注意到女演员和太太们对此有点妒忌，“她们甚至想把她活活吞掉”，这是约翰·休斯顿（John Huston）的前妻艾维琳·乔斯（Evelyn Keyes）所观察到的情形。阿瑟充当卫士的本能是敏感的：“当她和舞伴在舞场上悠然起舞时，（他的）眼睛徒劳地想在她的躯体形象上寻找微小的瑕疵。她的完美无缺似乎是向世上没有尽善尽美的事物这个信条挑战，其他人确实都少不了这样那样的缺憾。因此，为她辩护就是一种令人向往的愉快的举动。”如果发现对手易受伤害就使骑士心肠软下来，那就可能成长起真正的男子汉。除了勾魂摄魄的诱人特质之外，她还有真正打动心灵和感觉的力量。米勒的情形不会是另一种样子，虽然他自己说，为了今后的生活，玛丽莲·梦露在这次晚会之前已经在她的生活之路上学到了不少东西。他了解她为死去的朋友而痛苦，他也知道她总是想方设法惊世骇俗。“看样子她现在在世界上是孤身一人，茕茕孑立。”

现在卡赞、米勒和已拍完一部电影的梦露三个人一起走遍好莱坞，访问卡赞的朋友，外出闲逛，到海滩上去散步，或光顾一家书店。玛丽莲很想读读《推销员之死》。因为她喜欢读诗，米勒就向她推荐了弗洛斯特（Frost）、惠特曼（Whitman）和库明（E. E. Cumming）的诗集。“当她开始阅读时，眼里透露出惊恐，那像是一个女学生生怕丢脸时的目光，但突然之间她就会因为诗中关于卖气球的瘸子的一个出人意料的微小转折而无拘无束地笑起来。”米勒显得有些激动，因为“她能毫

不费力地理解风格化的语言”。他决定尽快离开加利福尼亚。

米勒已经同他大学时的女友玛丽·格蕾斯·斯拉特丽（Mary Grace Slattery）结婚了，那是一个对政治和文学有浓厚兴趣的妇女。这一对夫妻生有两个孩子，他们的婚姻主要是建立在习惯和理智之上的。在落日余辉中携手在林荫路或城郊散步的情怀是根本没有的，看来也不会再有。但在戏剧家穷困潦倒的年月里，玛丽独自维持了这个家庭，后来米勒才在百老汇和其他地方终于有了出头之日。他本不希望抛弃这个安宁的家园，然而到底像俗话说得那样是野花总比家花香。虽然他并不像他那些根本不把婚姻当做神圣盟约的朋友和同学那样，但好莱坞把他逼到绝境，狂风暴雨即将来临。实际上，他是并且仍然是一个可以被引诱的人。这有许多迹象，有时很难溢于言表。他心烦意乱，无法继续写分镜头剧本，于是就经常出入沙龙和晚会，“我身后留下的是被快乐的毒针刺伤的斑斑血迹”。玛丽莲以她“纯真的不可思议的心灵和情意”弄得他神魂颠倒。他望见了他们两人美好的希望之光，但理智最后占了上风：“我最后一次对自己说，我必须离去。”

然而他并没有离去。米勒和卡赞还一直在等待哈里·柯恩的最终决定。在此期间柯恩把《圈套》的剧本送给工会领导人去看，这位领导人又把它转给了联邦调查局。参议员麦卡锡提出的针对共产党的《整肃办法》早已在美国式的偏执狂中实施了，贻害达五十年之久。

柯恩也想明哲保身，设法避免不合时宜的论调和言词，所以他宁愿接受审查。就在这时，几个朋友又在柯恩的办公室里会面了，米勒的目光还是只盯着玛丽莲。这一次卡赞和米勒开玩笑地把她带来，假充女秘书。她戴着眼镜，拿着记事本，装得活灵活现，真是棒极了。“我不应对这个女人抱什么希望”，他脑中闪过这样的念头。

在他的飞机将要起飞时，玛丽莲和卡赞并肩站在他面前。他望着她，注意观察她衣着上的每一个细节，确信如果他现在不离开，那他就会失去自持。他没有想象到，正是在他的羞怯中她看到了值得依赖的品格。玛丽莲看着他，像往常一样微笑着，那不完全是随便的，但却是十分自然的微笑。她曾长期练习过这种微笑，因为从前她还被称为诺玛·简时，人们就都说在她的鼻尖和嘴之间没有足够的上唇，她的齿龈露出过多。“你笑的时候，把上嘴唇往下拉一拉就好了！”玛丽莲便开始练习，直到她的笑容恰到好处为止：她的上唇微微颤动，这更能打动男人们的心。

“临别时我吻了她的面颊，她吃惊地抽了一口冷气。我开始嘲笑她过分的反应，而她眼中严肃的神情令我感到惊慌，这时我因自己的嘲笑有些后悔。我赶紧走向飞机。不仅义务在呼唤我，我还必须躲避她的天真的贪欲之情，这种贪欲之情与我的难以控制的渴望是一样的。”每一种令人激动叫人心悸的情感本来都可能成为一座新的舞台，每一声叹息都可能是一种表白。米勒称他的逃离是向道德堡垒的退却，但却并不一定就是向现实退